

摘 要

客家方言是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其词汇很有特色，弄清其源流演变，对于现代汉语方言词汇和古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客家方言词汇都作过的研究，但在追寻词的历史渊源方面，大多是考本字、寻源头，而对词语的演变和使用情况则重视不够，即使涉及也谈得很简略。鉴于此，本文源流并重，对所选客家方言词语作全面细致的考察。

论文主要有两章：

第一章引言，简要介绍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的原因，较为详细地综述了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说明本论文的写作思路和方法，阐述本论文的写作意义。

第二章客家方言词语考察是本论文的主体，详细地考察了 22 条客家方言词语。内容有以下七个方面：（1）探源。以往的研究虽重在考源，但有的词语并未找到真正的源头，本文追溯到更早的源头；（2）归纳词语的意义，分析客家方言的得义之由及时代；（3）考察客家方言的成词之由；（4）考察词语的义域变化；（5）考察词语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即在古代是通语词还是方言词，什么时候是通语词，什么时候退居为方言词，什么原因促使其成为方言词；（6）词语的使用和语体的关系，即词语在什么语体中多见，在什么语体中少见甚至没有；（7）和现代其他方言比较，指出客家方言词语在现代哪些方言也使用。通过上述研究，展现客家方言词语和古代汉语词汇的关系以及和现代汉语其他方言的关系。

最后是结语，对本文的研究内容作简单小结。

关键词：客家方言，词语，源流，考释

Abstract

Hakka dialect is a dialect of modern Chinese, one of the seven, their vocabulary is quite distinctive, and figure out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vocabulary and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words for both a meaningful thing to do.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Hakka dialect words have made the study, but in search for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word, the most test this word, look for the source, while the evolution and use of the words were inadequate attention, even if the talk is also very involved in briefly.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equal empha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selected word Hakka dialect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inspection.

Thesis has two mai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tio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akka dialects, Hakka dialects, then represented by Guangdong Meixian reasons; a more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Hakka dialect vocabulary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thesis writing ideas and method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riting sense.

Chapter II Hakka dialect words expedition is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a detailed study of 22 Hakka dialect words. The contents of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1) Origin.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exam focuses on the source, but some words do not find the real source of this be traced back to earlier sources; (2) summarized the meaning of words, analyzing the very meaning of the Hakka

dialect and Times by; (3)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ord of the Hakka dialect by; (4) examine changes in the domain meaning of words; (5) examine the word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 ancient times is the pass word or dialect words, and when the pass words, and when back Home for the dialect word, what prompted it becomes dialect words; (6) The use of the phra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language, that word in what body language more common, in what language do not even have a rare body; (7) and other modern dialect comparison, that the Hakka dialect words in the modern dialects which are also used. Through this research, to show the Hakka dialect vocabulary word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her dialects.

Finally, in conclusion, the contents of this articl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study.

Keywords: Hakka dialect, words, origins, Textual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叶雪萍 指导教师签名：刘万顺

2010 年 6 月 21 日

2010 年 6 月 21 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叶雪萍

2010 年 6 月 21 日

第一章 引言

1.1 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

客家方言是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其语音、词汇、语法都有异于其他方言，并且有着独特的文化现象。关于客家方言的形成，学术界多赞同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中的观点。该书中谈到，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由于战乱等原因，从东晋至清代乾嘉经过五次迁徙，才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在这五次大迁徙中，前三次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因为客家先民南迁后，定居在闭塞的山地，保存了他们固有的传统。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渗透，另一方面强烈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也增强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客家住地不但形成了他们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区域，保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礼俗，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后两次迁徙使客家分布的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客家话岛屿”。^[1]

目前，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我国的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四川、湖南、海南、香港、台湾部分地区，总共二百多个市县。其中主要的区域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中部、北部，这一带是闽粤赣边区，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大本营地区，因而也是客家方言最流行的地区。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美洲华侨、华裔中也有不少说客家话的。全球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口约有 6000 万。^[2]

客家方言的代表是梅县话，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标准语”，是外地外省甚至全球客家方言通行地区仿效的对象，各地的客家广播电台的播音也是以梅县话为标准音。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标准音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历史原因。客家先民是一个不断南迁的历史过程，从闽赣南迁到粤，梅县是客家先民进入粤定居比较早的地区，并且形成一个聚居地。其次是政治原因。梅县是过去的嘉应州，一直是粤东地区重要的州府之一。最后是心理原因。在近代的几百年间，许多地方的客家人，如台湾、香港、海南岛、东南亚一带甚至澳洲、美洲的客家人，很多都是从梅县一带移民外出的。在他们心目中，梅县始终维持着近代客家主要聚

^[1]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M]. (第二版).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145-146.

^[2] 黄雪贞. 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J]. 《方言》, 1987, 第 2 期.

散地或祖居地的地位。^[1]笔者的故乡就是梅县，因此，本文所说的客家方言就是梅县的方言。

1.2 客家方言词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据《永乐大典》记载，早在宋代，客家方言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到明代就有了关于客家方言的明确记载。嘉庆年间编写的《兴宁县志》有“方言”一目，对客家方言的语音和词汇都有记述。清代有关客家方言的文献记载更多。康熙年间闽西人林梁峰著《一年使用杂字文》，记录客家方言特色词汇约 350 个，乾隆 48 年编写的《归善县志》所附《方言》记录了二十多个客家方言词语，道光年间编修的《长宁县志》也记录一些客家方言词汇，同治 12 年编写的《赣州府志》、13 年编写的《河源县志》也都记录了一些方言词汇，其中有些是属于客家方言的。清代“真正意义上的客家方言研究始于嘉庆初年镇平人（今蕉岭）黄钊的《石窟一征》，该书从考证词语的历史渊源角度出发，辑录了四百多个词语。光绪 24 年，温仲和以此书做底本编成《嘉应州志》卷七《方言》。光绪 33 年，杨恭桓所撰《客话本字》，考证了一千四百多字”。^[2]章太炎又根据温仲和《方言》和杨恭桓《客话本字》疏补六十三条词语编为《岭外三州语》，附于《新方言》之后。民国初年罗翊云的《客方言》则是集诸书之大成者，全书仿《尔雅》体例，按义类分释词、释言、释亲、释形体、释宫室、释饮食、释服用、释天、释地、释草地、释鱼虫、释鸟兽共十二卷。上述著作均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方言词汇研究，主要是训释其意义，考证其渊源。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受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国内兴起的方言调查的影响，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但至 40 年代末，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语音，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客家方言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了大陆学者，还有不少港台地区和海外学者），研究的内容系统全面（语音、词汇、语法全面展开），涉及的地域面广点多（不只在粤东、闽西、赣南客家方言大本营地区，还涉及其他客家方言区），所获成果丰硕。除通论性著作论文涉及词汇外，专门研究词汇的论著也很多。根据温昌衍《客家方言》的归纳，

^[1] 参见谢永昌《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兼论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缘由》《嘉应大学学报》，1997 年第 5 期。

^[2] 转引温昌衍《客家方言》。

有以下几类:

1. 词汇及其特点的描写, 如林盛道《客家话词汇》(《中国语学典故》, 日本东南书院, 1958), 李映川《梅县方言的一些词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1958年第4期), 何耿丰《广东东北部客家方言词汇点滴》(《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1958年第4期), 桥本万太郎《客家语基础词汇集》(日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 1972), 李作南《客家方言词汇说略》(《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2年第3~4期), 黄雪贞《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一~三)(《方言》, 1983年第2~4期), 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语法特点》(《方言》, 1994年第4期), 李盛发《客家话读音同音词汇》(台湾屏东县立文化中心, 1985年), 李惠昌《客方言的词汇特征》(《汕头大学学报》, 1992年第2期), 陈亦良《梅县客家方言词汇散论》(《暨南大学学报》, 1993年第1期), 邓水衡《宁都方言词语初记》(《客家纵横》, 1994年增刊); 邓晓华《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语言研究》, 1996年第2期), 练春招《马来西亚土乃客话的词汇特点》(《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张维耿《富有客家情味的客家歇后语》(《韶关大学学报》, 2000年增刊), 江俊龙《台湾东势客家话的派生词研究》(《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这一类研究侧重于客家方言词汇特点的描写, 不考察它的历史渊源。

2. 方言词典的编纂, 如徐运德等《客话词典》(台湾客家中原出版社, 1992), 张维耿《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谢留文《于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等。这些词典自然是对客家方言词语的解释(包括音读)。

3. 词汇比较, 有历时比较、共时比较和二者兼而有之的。历时比较的如: 李惠昌《客家方言五华话阴声韵本字考释》(《汕头大学学报》, 1987年第2期), 蓝小玲《长汀客话几个基本词的考释》(《厦门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 蓝小玲《客家方言的“荷”》(《语言研究》, 1996年增刊); 李如龙《客家方言本字考》(《客家学研究》第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练春招《客家方言近代汉语词语例释》(《韶关大学学报》, 2000年增刊), 钱莫香《客家方言“头那”“猪嫲”考》(《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廖珣英《广东梅县客家方言入声韵本字考》(《方言》, 2004年第3期), 严修鸿《从“聚拢”到“完毕”: 客家话的“聚”字考》(《“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温昌衍《赣南客家方言中的古语词说略》(同上),温昌衍、温美姬《中古汉语词的客家方言例证》(《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温昌衍《客家方言本字举例》(日本《中国语学·开篇》第24期,2005年3月)。共时比较的如:李作南《客家话和普通话在词汇上的主要差别》(《语文知识》,1956年第5期),谢栋元《客家话和北方话在词汇上的一个比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李如龙《从词汇看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关系》(《第一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5),练春招《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略》(《嘉应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严修鸿《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关系词》(《汕头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温昌衍《客赣方言关系词与客赣方言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兰玉英、闵卫东《凉水井客家话与成都方言的通用方言词及其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兼有的如:林立芳、邝永辉、庄初升等《闽、粤、客共同的方言词考略》(《韶关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谢留文《客家方言“嘴”字来历》(《方言》,1998年第4期),练春招《客家方言比较词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1998),万波《客赣方言中“辨”读 pian1 现象的性质》(《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温昌衍《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2001),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从清代黄钊的《石窟一征》到现在的历时比较研究,都涉及到客家方言词汇的历史渊源。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侧重于考源,词语在后代的演变及使用情况都谈得很少,最多就是举一两个或两三个例子以证明该词在后代还沿用,也就是说,上述研究,实际主要是弄清楚了词语的两头:源,产生于古代某个时候,见于古代某部文献;流,即今天客家方言还说,中间很长时间词语的使用情况如何是不清楚的。对于汉语词汇(包括方言词汇)研究来说,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1.3 本论文写作的思路和方法

鉴于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拟选若干客家方言词语,对其源流演变作全面、细致的考察。基本思路是:(1)追溯词语之源。以往的研究虽重在考源,但实际有的词语仍未找到真正的源头,本文力求溯其真正之源。(2)弄清客家方言

词语的意思之源。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家方言词语的意思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这个意思是怎样产生的。有的词语产生的早，但最初的意思并非今天客家方言的意义，客家方言的意义是后来产生的。这个意思是怎样产生的，即如何由最初的意义发展为客家方言的意义，也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3）词语或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之后，在后代的使用情况如何？是一直延缓下来还是有中断，在什么文献中使用的多，什么文献中使用得少，词语的使用和语体有无关系，这些都是本文要调查的。必要时作数量统计，以求有更具体的说明。（4）词语在古代是通语词还是一产生就是区域性（即方言）词语，如是通语词，是什么时候退居为方言词的，本文也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5）文献调查范围要尽量广泛。以往研究有的词语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文献的调查范围不广。因此，本文利用目前两种大型电子语料库《国学宝典》《四库全书》，尽量作最大范围的文献调查。（6）运用各种训诂方法考释词义。以往研究有的词语误释，就是在训诂方法上出了问题。所以，本文在考释词义时要正确运用各种训诂访法，仔细斟酌分辨，力求解释词义准确无误。（7）进行共时比较，看客家方言词语在今天的哪些方言中也存在。本文总的写作方法就是按照上述思路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作下去。

1.4 文章写作的意义

本论文写作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可以了解客家方言和古代汉语的关系。现代汉语各方言都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它们都和古代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痕迹。只不过有的方言保留古汉语的成分多一些，有的保留得少一些。通过对客家方言词语源流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词汇方面，客家方言和古代汉语的关系。

第二、可以了解客家方言语词的不同历史层次，从而为考察以梅县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方言的历史形成提供可靠的资料。李如龙先生说：“不论是古通语或古方言，在数千年历史中又可分出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某些重要的方言常用词如能联系古代文献的用例，确定其所沿用的历史时代，对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大体年代极有价值。”（《汉语方言学》2001，120页）客家方言源远流长，有的词语是从甲骨文时代的通语中沿袭下来的，如本文考察的“食”。有的是从先秦时代

沿用下来的，如本文考察的“樵”、“旧恶”、“邻舍”。有的是从两汉时代沿用下来的，如本文考察的“今月”、“朝晨”。有的词先秦已经产生，只是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稍晚，如“蒨”先秦就有，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于西汉；“新妇”先秦也有，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于东汉；“人客”先秦也有，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于魏晋；“年寿”先秦也有，客家方言的意思产生于宋代；“头尾”产生于东汉，客家方言的意思是五代时才有的。魏晋南北朝产生的词语如“渠”、“面皮”、“眠床”、“旧年”、“几多”、“自家”等。唐宋产生的词语如“日头”、“人丁”、“闹热”、“下昼”等。仅从本文所考察的数量不多的词语中都可看出，客家方言词语几乎各个时代都有。

第三、可以了解通语和方言的关系。某个方言的词汇不见得一开始就是他那个地区的，有不少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是通语词，到后来才退居为局部地区所使用的方言词。如本文所考察的“今月”、“人客”早先都是通语词，大概到明代以后才成为方言词的。

第四、可以补大型辞书之不足，为其修订提供参考资料。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词语的溯源，二是释义的准确无误。前者如本文考察的“几多”、“下昼”，辞书未及其源；后者如本文考察的“自家”、“今下”，辞书释义有误。

第五、有助于理出客家人迁徙的轨迹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融合。据有关专家研究，南方方言的形成大都与历代北方居民向南方迁移有关，而客家方言是最典型的一种。民系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必然会和当地原住民发生语言接触，这样，不同语言的互相接触、融合就在所难免。如本文考察的“眠床”一词，从古到今都主要通行于南方（东南），“渠”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最早也出现在东南，这很可能就是不同方言接触的结果

第二章 客家方言词语考察

本章考察客家方言词语22个,其中名词(包括名物词、时间名词、抽象名词等)16个,动词2个,形容词1个,代词3个。先后次序大致按意义排列。词语标音采用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的音标。(阴平44,上声31 去声53 阳平11 阴入1 阳入5)

2.1 眠床[*min¹¹ ts 'oŋ¹¹*]

广东梅县客家方言把床叫“眠床”。从现有文献来看,这个词可能产生于公元五世纪的南朝。《汉语大词典》(下简称《大词典》)“眠床”条首引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记》卷四:“持之(九茎紫茵琅葛芝一斤)南行,取己所住户十二步,乃置眠床头按上。”^[1]汪维辉除引《冥通记》例外,还举《南齐书·良政传·虞愿》:“褚渊常诣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渊叹曰:‘虞君之清,一至于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并指出,《南史》卷六、卷五三、卷五五及《徐孝穆集》卷五等均有用例^[2]。温美姬除引《南齐书》和《冥通记》两例外,还举《全陈文》卷十一《普慧大士语录》:“莫移我眠床,当取法猛上人织成弥勒像,永安床上。寄此尊仪,以标形相也。”^[3]汪维辉根据“眠床”在南北朝的使用情况,谓“是当时南方人对寝具的通称。”^[4]的确,“眠床”一词都出现在南朝人的著作里,北朝无一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但是,《南史》中有四例,除一例是照录《南齐书》外,另三例都是修史者有意识使用的。《南史》的编撰者李延寿是唐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如果北朝没有“眠床”一词,修史者照录前史即可,不大可能有意识地使用这个词。再从移民的角度看,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多是北方人向南迁徙,南方人没有向北迁移的。所以,这个词可能北方也有,只是在现存北朝典籍中未见而已。

唐五代“眠床”一词还有三例: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二十八:“布上又横一口食刀,正对病人眠床下安之。”元稹《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退引防边策,雄吟斩将诗。眠床都浪置,通夕共忘疲。”李建勋《闲游》:

[1] 汉语大词典[K]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4576.

[2] 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J].中国语文,2007,第2期:175-192.

[3] 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50.

[4] 汪维辉还说:“眠床之称,开始也许是为了区别于坐床(当时称‘胡床’),其说有理。”

“携酒复携觞，朝朝一似忙。马谙频到路，僧借旧眠床。”王焘是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元稹是河南人（北魏昭成皇帝的后代），李建勋是广陵（今扬州）人。可见南北都有此词。

“眠床”一词在宋代也有用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周杭州湖光院师简传》：“后有行客自长沙市中见携手话旧，寄言与崇寿院主：‘汝先负钱若干，今放汝，眠床当荐下层有纸裹肉脯屑，必应腐败，为弃之。’院僧依言，果然见之，因写貌供养。”刘攽《初夜》：“寂寂庭槐落，微微径竹香。蛩声畏人寝，故故近眠床。”黄庭坚《次韵时进叔二十六韵》：“飞凫王令尹，期我向君所。君为拂眠床，淹留莫城阻。”余幹《次韵天启戏为禅句之作》：“秋闱何幸相握手，未厌夜深来叩户。莫愁客至将何待，卧有眠床饥有俎。”（见宋邓忠臣等《同文馆唱和诗》卷八）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八引《六逸清谈》：“梁鱼容性侈靡，车马服玩，皆穷一时之丽。尝以象牙檀沉造一眠床，四面周匝皆用银镂，金花宝钿，四脚别以金莲花捧琥珀，龟背负床脚也。”赞宁是吴兴德清（今浙江德清）人，刘攽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黄庭坚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余幹是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唯《六逸清谈》不知为何人所著。可见宋代“眠床”又是通行于南方的一个词。

元代文献未见用例。明清稍多，我们共检得17例，其中11例出自南人笔下，6例见于北人著作。下面依不同文体南北各酌举数例。南人例如：高明《琵琶记》二十二出：“只管打扇与烧香，荷亭畔，好乘凉，吃饱饭，上眠床。”^[1]明宗林《山居用韵答凤川朱先生》：“秋冷啼蛩入讲堂，夜深饥鼠搅眠床。”（见四库全书《御选明诗》卷九十）冯梦龙《醒世恒言·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不料是日还在眠床上，外面就传板进来报：‘山西理刑赵爷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清毛奇龄《又赋得白榆》：“赴社欢俱集，眠床懒未扶。”高明、宗林、毛奇龄都是浙江人，冯梦龙是江苏吴县人。北人例如：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四十九回：“红莲宫主净了手，烧了香，脱下了衣服，去上眠床。”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九十一回：“吴推官不敢违拗，顺顺的走进房内，朝了眠床登时做了个半截汉子。”清田雯《题惠元龙红豆斋画卷》：“东禅东畔小园亭，曲录眠床傍短屏。”罗懋登是陕西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和田雯都是山东人。从“眠

^[1] 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50。此例温美姬已引，但标“元高明”。元刻本无此文，温文所引是明刻本，故作为元代语料恐不可靠。

床”在明清的用例来看，该词主要通行于南方，北方只有少数用例，有的还是文人对古代文献的词语另加改造，不是当时实际语言的反映。如明陈耀文（河南确山人）《天中记》卷四十八：“眠床有血：江湛为元凶劭所害。初，湛家数见怪异，未败少日，所眠床忽有数斗血。”此记南朝宋江湛为元凶劭所害一事，《宋书》作“所眠床”，不是“眠床”为词，而作者将此事概括为“眠床有血”，就是“眠床”为词了。

“眠床”一词现代仍有用例，也多出自南方人的笔下，如：鲁迅《译文序跋集·后记》：“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茅盾《锻炼》九：“人们捧着一颗沉重的心爬上了各自的眠床，而睡在梦中。”夏丐尊《谈吃》：“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陈学昭《雪泥鸿爪》：“猛然的向眠床里倒下。”俞平伯《无题》（一）：“危险之地莫过于眠床，残忍之敌莫过于时光。”陈建平《海峡明月寄深情》：“她说，故土难离根最亲，在花莲和台北奔波多年，患了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常常整夜睡不着，想不到在老家的眠床上，连晚上睡觉都格外踏实格外香甜呢！”鲁迅、茅盾、夏丐尊、陈学昭、俞平伯都是浙江人，陈建平是福建人。“眠床”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至2008有25例，从有些文章透露出的相关信息看，也是运用江浙、闽、粤一带的方言。如：叶敬圣《路桥：农家厨房变了样》：“在浙江台州市路桥区农村采访，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讲究的农家厨房和餐厅。当地领导说，昔日农村‘水缸锅灶连眠床’的贫困生活写照已经绝迹。”^[1]陈训先《潮汕文化中奇特的造神现象——古代粤东的“孩子保护神”——公婆》：“眠床的中央，安放着一个用竹蔑编织用井心红花水涤洗的特制大盘子。”^[2]蒋夷牧《家园畅想》：“想起家园，你也许就想起一翻身就嘎吱嘎吱作响的那张竹眠床。”^[3]叶永烈（浙江温州人）《怎样做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他的眠床之侧，便是一大堆书。”^[4]鲍新华、蔡荣章《“小康之舟”掌舵人》：“‘一口风来一口浪，成脚成手上眠床。’在海上颠簸了6个小时，到达浙江省最东北边的小岛之一——嵊泗县枸杞岛……”^[5]许圣伦、夏铸九、翁注重《传统厨房炉灶的空间、性别与权力》：“以往的传统建筑话语对于女性空间的描写，多半在于楼阁、走廊、窗棂、花园、一些传统家具，如红眠床、

[1] 《新农村》1995年6期。

[2] 《广东史志》1999年3期。

[3] 《福建乡土》2004年3期。

[4] 《出版参考》2005年32期。

[5] 《浙江人大》2005年11期。

梳妆台、椅子。”^[1]韩剑英、黄天福《渴望人间之爱》：“人插花，你插草，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畚斗！”^[2]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眠床”下列吴语、客话、闽语（4卷4823页），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眠床”下列杭州、宁波、温州、梅县、东莞、建瓯、福州、厦门等八地（4卷3163页），也不出吴语、客话、闽语三大方言区，和我们文献调查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从以上对“眠床”源流的考察可以看出，此词从古到今都主要通行于南方（东南），只在唐代和明清北方有少数用例，这少数用例说明该词在古代也曾行用于北方呢，还是北方的作者袭用前代文献的词语，尚难下结论。我们倾向于古代北方也有此词，只是比南方少见而已。

还有一点有必要说明，即无论古今，在使用“眠床”的作者的作品里，都还使用“床”，而且比“眠床”多得多（如《南史》，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这说明“床”是个通语词，而“眠床”是个方言词。现在广东梅县只说“眠床”，不说“床”。

2.2 面皮[mien⁵³ p ‘i’]

客家方言习惯把“脸”称为“面”，与“脸”相关的一些词语也都用“面”表示。比如：脸皮叫面皮，脸色叫面色，洗脸的毛巾叫面帕，脸盆叫面盆，脸盆架叫面架。客家方言说“面”不说“脸”，这是沿续古代文言系统书面语的用法。

“面皮”表示“脸上的皮肤”之义约在魏晋时期。《汉语大词典》、解海江^①均首引《太平御览》卷三七五引晋裴启《语林》：“贾充问孙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颜之厚也。’”裴启是东晋人，考《西京杂记》卷四云：“元理（西汉成帝时人）尝从其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数，子为计之。’元理以食筋十馀转，曰东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馀转，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遂大署困门。后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束困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西京杂记》旧题晋葛洪撰，又谓“书中事皆刘歆所说，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黄伯思《东观余论》）恐不可靠。但“面皮”一词大致产生于魏晋。西晋竺法护译《修

^[1] 《福建艺术》2006年5期。

^[2] 《浙江学刊》2006年4期。作者单位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行道地经》卷五：“决口截唇剥其面皮。”^[1]魏晋南北朝其他用例如：《晋书·王济传》：“帝尝与济弈棋，而孙皓在侧，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一：“齿亦不好，面皮无色。”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别本》卷四《前秦录》：“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观以为乐。”《魏书·獠传》：“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魏晋南北朝以后，“面皮”表示“脸皮”的用法一直延续下来。唐宋时期的用例如：《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六：“身体骨崖崖，面皮千道皱。”《敦煌变文》六十一《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或有劈腹开心，或有面皮生剥。”《祖堂集》卷十四《百丈和尚》：“努力猛作早与，莫待耳聋眼暗，头白面皮皱，老苦及身，眼中流泪，心中惶，未有去处。”欧阳修《谢仙火》：“客有自衡来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皱黑，第一衰嫗也。”辛弃疾《最高楼·用韵答晋臣敷文》：“面皮儿上因谁白，骨头儿里几多香。”《董解元西厢记》卷三：“歪着头避着，通红了面皮，筵席上软摊了半壁。”

元代以后，戏曲（包括散曲）、白话小说兴盛，“面皮”一词在这两类作品中非常多见，均例以百数。兹各略举三例：《元曲选·救孝子》楔子：“就着这把刀子，划破他面皮。”又《荐福碑》第四折：“想当初在古庙里题诗句，谁承望老龙王劈破面皮。”明冯梦龙《山歌·酒钟》：“姐儿从小何会挡酒钟，吃郎君弄得面皮红。”《水浒传》第二十八回：“二十四五年纪，白净面皮。”《拍案惊奇》卷六：“巫娘子道：‘多嘴奴才！谁要你管！’气得面皮紫涨，也不理赵尼姑，也不说破，一径出庵，一口气同春花走到家里。”《儒林外史》第二回：“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现代作品中也有用例。杨沫《青春之歌》一部第七章：“在会客室里等了许久，不见谷司令出来，最后，一个西装革履、白净面皮的中年人出来接见他们了。”

从语体方面看，“面”虽然是一个文言词语，但“面皮”却带有一定的口语色彩，在文言作品中较少见，而在口语程度高的作品里用例很多。尹小林《国学宝典》所收113部戏曲“面皮”和“脸皮”的用例分别是85/6，所收132部小说“面皮”和“脸皮”的用例分别是454/113。从地域看，“面皮”南北方都有（仅《水浒传》就有50例），是一个通语词，而不是区域性词语。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脸”大约从唐代开始，指称范围由“颊部”扩大到整个“面部”，成为“面部”

^[1] 竺法护《修行道地经》公元284年译于敦煌，见余理明《佛经文献语言》58页，巴蜀书社，1993年。

义场中的主导词。^[1]“面皮”也逐渐为“脸皮”所替代（但时代可能较晚，《官场现形记》中“脸皮”有6例，“面皮”无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脸皮”有2例，“面皮”1例）。现代汉语中只说“脸皮”，不说“面皮”。但“面皮”仍活在方言里，梅县、上海、温州、福州、厦门、绩溪方言仍在使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3卷2638页。）

2.3 头尾 [theu¹¹ mi⁴¹]

在客家方言中，时间起讫的跨度用“头尾”来表示。如说“石镇李家的围屋，从动土到完工头尾用了三年。”

此词大约产生于东汉晚期，《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孔融《圣人优劣论》：“使骐驎与韩卢并走，宁能头尾相当，八脚如一，无有先后之觉矣！”（收入《全后汉文》卷八十三）指脑袋和尾巴。这是“头尾”最基本、也是最多的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

由“脑袋和尾巴”引申指事情的开头和结尾。《太平经·庚部》卷一百十：“故使人主为作羽翼，开导头尾，成其所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於是诏曰：‘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再引申指时间的起讫。这一用法古今都不多。五代齐己《庚午岁九月作》诗：“乱离偷过九月九，头尾算来三月三。”清查慎行《齐天乐》词：“东风两度年头尾，新春旧春如替。”《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五回：“兄弟这个差使是这位老师到任之后才委的，头尾不到两年，一些事儿不懂，都要老大哥指教。”期水静《我陪贺子珍上庐山见毛泽东》：“贺子珍在庐山的头尾三天里，只有我陪着她。”

在客家方言中，“头尾”还表示“事情的经过、缘由”。如：“听张杰这么一说，李岚就把事情的头尾了解得差不多了。”此义在古代文献中也有用例，但出现时代较晚，直到清代才有，且只见于小说中。《红楼梦》第八十五回：“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一则尚未提明，二则事急之时，只得向那大丫头道：‘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被县里拿了去了，也不知怎么定罪呢。’”《五美缘》第六十六回：“店主人摸不着头尾，即慌忙跪下叩头道：‘小

[1] 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J]，《古汉语研究》，1993，第4期。

人不知大老爷驾临，没有远接。’”《凤凰池》第五回：“万生便把与云生相知，白公子谋害的事，头尾备述。”《绣戈袍全传》第二十三回：“素兰遂将被害头尾说出，并求二人打救。”现代也有使用，老舍《老牛破车》：“一个好律师，总得先把案子头尾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够下判断。”冰心《一个婆罗门、一只老虎和一只豺狗》：“我真糊涂，我还没把这事情的头尾弄清楚呢。”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他每天要看上百份这样的坦白书，已经摸出一个规律，头尾那些坦白彻底诚恳的话，完全可以猜出，照例不必细看，主要看坦白的具体事实，就知道坦白的程度了。”

“头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除梅县外，绩溪、建瓯、福州等地也有使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5668页）。

2.4 新妇[sim⁴⁴ khiu⁴⁴]

客家方言称儿媳妇称为“新妇”。如说：“老张家的儿子娶新妇，摆了八十桌，真系够闹热的。”

“新妇”一词由来已久，早在战国就已经出现。如《战国策·卫策》：“卫人迎新妇。”指新娘子，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现在。如：《北齐书·崔[辟鸟]传》：“婚夕，显祖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辟鸟]奏曰：‘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段，绾一同心，谓之‘牵巾’。”清《绿野仙踪》第八十四回：“却待要回走，只见何氏放下面孔道：‘你就是新娶来的么？将来要知高识低，不可没大没小。你若说你和我一样，你就是不知贵贱的人了。你去罢！’几句话说的蕙娘满面通红，自己又是个新妇，不好回言，抱恨在肚内，急转身出来，仍到冷氏前站立。”老舍《骆驼祥子》：“祥子看了她一眼，她不象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

“新妇”的另一个意思即客家方言所指的“儿媳”，最早见于《后汉书》，共两例：《列女传·周郁妻》：“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郁妻赵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1]《何进传》：“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这两例都是记言，按多数研究史书词语的学者的意见，记言是所叙述时代的语料，所以这个用法可能起于东汉。东

^[1] 此例温美姬已引。

汉以后，此义沿用下来，见于历代文献：《三国志·魏书·文甄皇后传》：“武宣皇后见后如此，亦泣，且谓之曰：‘新妇谓吾前病如昔时困邪？’”《晋书·贾充传》：“初，充母柳见古今重节义，竟不知充与成济事，以济不忠，数追骂之。……及将亡，充问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魏书·北海王传》：“又杖其妃刘氏数十，云：‘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唐会要·忠谏》：“先帝疾甚，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宋调露子《角力记》：“季弘问媪，媪曰：‘有新妇悖逆，制之不可。’季弘曰：‘见母忧恐，谓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其语耶？’”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三：“族长樗友兴、乡人耆老咸叹曰：‘人家不必要好儿孙，但愿得好新妇足矣。’”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六：“王氏，燕人，张买奴妻也。年十六，买奴官钱塘，病歿，葬宛平四十里外。王氏每旦被发往奠，伏墓大恸，久而致疾，舅姑请曰：“新妇尚少，宜自图终身计。”清《女仙外史》第五十九回：“喜燕新道：‘丑新妇免不得见公婆，且回去再作道理。’”

客家方言传承了此词此义，但音已发生转变。据李如龙（2003）在《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研究中指出：“新妇……在梅县，走的是相反的路——异化，说成[sim khiu]，写成‘心舅’，‘新’的韵尾[-n]受‘妇’的声母[pʰ]同化为[-m]之后，‘妇’的声母又与‘心’的韵尾异化而变声为[kh]”。（294页）正因为这个语音特点，此词一般俗写作“心舅”或“心臼”。^[1]

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儿子的妻子已多说成“媳妇”，“新妇”一词仅存于方言中。《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新妇”标注了〈方〉。除了梅县外，绩溪、广州、丹阳、崇明、上海、苏州、杭州、南昌、萍乡、于都、南宁平话、建瓯、福州、厦门、雷州、海口等地也使用该词（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5卷4964页）。

2.5 人丁[ŋin¹¹ ten⁴¹]

客家方言中，“人丁”特指“家中人口”。如：“后山坪的孙家，人丁一直很单薄，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两个男丁一代人的。”“人丁”可能是唐代产生的一个词语，最早见于唐修史书，且都是叙述文字，而不见于这些史书所引当朝文献。如《晋书·谢玄传》：“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梁

[1] 转引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新妇”条。

书·刘季连传》：“其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隋书·杨素传》：“及宫成，上令高颀前视，奏称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高祖不悦。”这种用法的“人丁”指能服役的成年男子。这个意义一直被沿用下来，史书最多，其他文献也有。如：《旧唐书·杨炎传》：“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苏轼《论给田募役状》：“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须先勒本户人丁充役。”《辽史·宫卫志》：“凡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骑军十万一千。”明陈继儒《书蕉》卷上：“沈僧昭听南山虎啸，云：‘国有边事，当选人丁。’”

“人丁”的人口、家口义，出现的时代比较晚。《汉语大词典》首举《红楼梦》第二回：“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其实元代已有，元吴澄《罗山曾氏族谱序》：“其族虽不大熾盛，然比它族，人丁最蕃衍，年代最久远。”“人丁”的“人口、家口”义一直延续至现代，如：王阳明《巡抚南赣钦奉敕论通行各属》：“合就行令所属府县，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绿野仙踪》第十五回：“于冰大笑道：‘一别十六七年，喜得你们还团聚在故土，抑且人丁倍多于前，好，好。’”《歧路灯》第九十五回：“绍闻道：‘这里人丁不旺，累世单传，到了愚弟，才有笄初弟兄两个。’”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故虽为大姓，人丁不多。”老舍《四世同堂》：“‘爷爷，您不是盼着咱家人丁兴旺吗？’老三说着笑了起来！”

客家方言的“人丁”，是沿用“人丁”的“人口、家口”义。现代普通话已经不说“人丁”，取而代之的是“人口”。现代方言除了客家方言把“家中人口”称为“人丁”外，还有上海话、南宁平话也还保留着这一用法（《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卷122页）。

2.6 人客[tɕin¹¹ hak¹]

客家方言把“宾客、来宾”叫“人客”（不说“客人”），如：“王家儿子结婚那天，来了十分多（非常多）的人客，整个酒店大堂都挤满了人。”又如：“梅石街口的廖家十分好客，每逢有远方的人客到来，招待总是非常周全。”

“人客”连文成词最早出现于先秦，《国语·越语下》：“天時不作，弗爲人客。”

指攻入他国者。^[1]到中古,“人客”又指“佃客”、“门客”,“宾客、来宾”义就是由“佃客”、“门客”引申来的,最早见于魏晋汉译佛经。如:三国吴竺律炎译《三摩竭经》:“金银及礼聘与阿难邻坻,便共请人客,饮食相娱乐七日讫竟。”西晋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四:“昔佛在舍卫国为天人说法时城中有婆罗门长者,财富无数为人慳贪不好布施,食常闭门不喜人客。”^[2]失译《佛说长者子懊恼三处经》:“为子索妇,得长者女,端正姝好,於城外园馆,大请人客,饮食娱乐。”据殷晓杰统计汉魏晋南北朝 12 部汉译佛经,“人客”作“宾客、来宾”讲的共有 8 例,比中土文献早且多。中土文献用例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蓝花梔子》:“拟人客作饼,乃作香粉以供妆摩身体。”^[3]隋侯白《启颜录》卷上:“徐之才一又尝宴人客,时有卢元明在座。”又:“侯白常共数人同行过村,村中一家,正有礼席,人客聚集。”^[4]

唐代以后,“人客”在诸多文献中都有用例,且多用作“宾客、来宾”义。如:杜甫《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非君爱人客,晦日更添愁。”白居易《池上即事》:“家酝瓶空人客绝,今宵争奈月明何。”宋蒋捷《一翦梅·宿龙游朱氏楼》:“天不教人客梦安,昨夜春寒,今夜春寒。”《朱子语类》卷一百六:“因言夏漕每日先见过往人客了,然後请职事官相见。”元许有壬《可斋解》:“而田园泉石之清妍,亭榭之靓深,不惟自乐,而亦以乐人客至。”《金瓶梅》第二十回:“但凡人客到,必请他席侧相陪。”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那丈人家因人客不齐,上得座甚晚。”清《红楼梦》第十四回:“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

名词“人客”在近代汉语阶段是一个通行南北的“通语词”,“宾客、来宾”义是它的主要义项,在明清时期的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中常见。到现代,北方多说“客人”,而“人客”只存在于南方的方言里。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人客”条义项①为“〈名〉客人(泛指来往的亲友)”,列了西南官话、徽语、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八项。李荣(2002)“人客”条下列徐州、成都、贵阳、柳州、忻州、绩溪、丹阳、上海、宁波、长沙、娄底、萍乡、于都、梅县、南宁平话、广州、东莞、建瓯、温州、厦门等 20 个方言点,占所收 42 个方

[1] 参见《汉语大词典》;殷晓杰《再谈“人客”》,《中国语文》2008 年第 6 期。

[2] 殷晓杰.再谈“人客”[J].中国语文,2008,第6期:551-576

[3] 殷晓杰.再谈“人客”[J].中国语文,2008,第6期:551-576

[4] 温美姬博士论文《客家方言古语词研究》“人客”条。

言点的近一半。闵家骥(1986)收录“人客”一词,引《萧山县志稿》。黄霖(1991)“人客”条释义为“客人”,云:“上海、浙江宁波、普陀、象山、萧山、绍兴、杭州一带都称‘客人’为‘人客’。”正如殷晓杰所推断: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人客”一词的分布地域是由北往南逐渐撤退的,这一过程亦是反序词“客人”上升为通语词、“人客”衰退为方言词的过程。^[1]

有学者认为像“人客、牛公、牛母”等是“方言逆序词”,在现代粤语中表现很明显。同样,这种“方言逆序词”也存在于客家方言中,并且占有一定数量。

2.7 邻舍[lɪn¹¹ sa⁵³]

在客家方言中,“邻舍”指“邻居”。客家方言只说“邻舍”不说“邻居”。如:“隔壁邻舍都对厝(我)很关心。”

“邻舍”一词产生得很早,《晏子春秋》卷六“景公毁晏子邻以益其宅晏子因陈桓子以辞”清孙星衍云:沈启南本(明万历乙酉1585刊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鲁,比其反,景公为毁其邻,以益其宅。晏子反,闻之,待于郊,使人复于公曰:‘臣之贪顽而好大室也,乃通于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乡恶而居小,故为夫子为之,欲夫子居之,以谦寡人也。’晏子对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邻舍。”今得意于君者谦其居,则毋卜己,没氏之先人卜与臣邻,吉。臣可以废没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邻归之心,臣不愿也。请辞。”案今本皆与《左传》文同,删去此文,疑后人妄以《左传》改此书也。“毋卜其居,而卜其邻舍”,“居”与“舍”为韵,“舍”从“余”得声,犹是三代之文,胜于《左氏》,疑左氏取此锻炼之。清卢文弨云:“今本‘晏子使晋’至‘迺许之’,皆《左传》之文,亦非元本,当依元刻及沈启南本所注进为大字,以复其旧。唯衍‘比其反’三字,当删。‘贪顽’讹‘贫顽’”。黄以周云:“按标题云‘景公毁晏子邻以益其宅,晏子因陈桓子以辞’,据此,则前文以或本为正,末数语仍当以今本补之,乃与标题语合。”^[2]按:各家说甚是。然则“邻舍”一词先秦已有。唯自先秦至西汉,“邻舍”仅此一见不好解释。岂《晏子春秋》有后人附益之文字?本文姑以《晏子春秋》的例子为源头。

东汉以后,“邻舍”一词被广泛运用,历代文献都有。如:《后汉书·陈忠传》:

^[1] 殷晓杰. 再谈“人客”[J]. 中国语文, 2008, 第6期: 551-576.

^[2] 参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M].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 1982: 418-419.

“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连，或出私财，以偿所亡。”（收入《全后汉文》卷三十二）南朝宋颜延之《陶征士诔》：“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收入《全宋文》卷三十八）《南齐书·韩灵敏传》：“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试治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治疾，无不愈。”唐王建《促促词》：“岂不见他邻舍娘，嫁来长在舅姑傍。”《祖堂集》卷二《鸠摩罗多尊者》：“又观邻舍常行凶杀，不乐修行，而无所患。”五代欧阳炯《定风波》：“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元段成己《中秋之夕封生仲坚卫生行之携酒与诗见过依韵以答》：“良宵方喜故人共，醉语那知邻舍惊。”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水浒传》第三回：“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明周元暉《泾林续记》：“有先觉之者，持其杖逐之，则转入邻舍。”《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凤姐儿道：‘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邻居”取代“邻舍”进入普通话应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我们对古代文献作过调查，清代以前的文言作品，“邻居”和“邻舍”的用例大体相当，而在口语程度较高的作品里，“邻舍”的用例有的远远高于“邻居”。如尹小林《国学宝典》所收113种戏曲“邻舍”的用例是20，而“邻居”只有1例。元明清一些著名小说“邻舍”和“邻居”的用例分别为：《水浒传》76/0，《三国演义》0/0，《西游记》1/1，《醒世恒言》25/2（这两例还是用作动词，相邻而居的意思，不是名词），《喻世明言》22/2，《警世通言》35/2，《拍案惊奇》11/4，《二刻拍案惊奇》13/5，《金瓶梅》30/3，《红楼梦》2/2，《儿女英雄传》1/0，《官场现形记》2/1，《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5。

现代作品中也有“邻舍”的用例，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她想到现在的处境，夜又深了，哭声传出去，引起街坊邻舍的注意，以为朱家出了事哩。”《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邻舍”条标〔方〕，说明现代方言还有此词。除了客家方言外，绩溪、崇明、上海、杭州、宁波、温州、长沙、南昌、萍乡、黎川、于都也还在使用“邻舍”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5卷5252页）。

2.8 日头 [ŋit' t 'eu¹¹]

客家方言称太阳为“日头”或“热头”。“日头”是就位置而言（头顶有日），

“热头”是从太阳光说的（照人发热）。在客家方言中，说“日头”多于“热头”。如：“今日日头啖辣（很晒），小孩子不要在日头底下晒啖久，会流鼻血的。”又“连着三日只有日头花（太阳花，指阳光不是很强烈），前几日收回来的谷不知哪日才能晒燥？”

“日头”这个词产生于唐代，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四引权龙襄（《说郭》卷二、《全唐诗》作权龙褒）诗：“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赤，地上丝氤氲。”此后，这个词、这个意思一直沿用到现在。如：寒山《诗》175首：“午时庵内坐，始觉日头暎。”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十：“若觅修，八万浮图何处求。只知黄叶上啼哭，不觉黑云遮日头。”《五灯会元》卷十一《鲁祖教禅师》：问：“如何是孤峰独宿底人？”师曰：“半夜日头明，日午打三更。”宋吴潜《望江南》：“伸脚睡，一枕日头高。不怕两衙催判事，那愁五鼓趣趋朝，此福要人消。”元汪元亨《醉太平·警世》：“天时凉捻指天时热，花枝开回首花枝谢，日头高眨眼日头斜。老先生悟也。”元佚名《老乞大》：“日头这般高了，前头又没甚麽店子，咱们则投那人家余些米，自做饭吃去来。”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七十二回：“雷游击道：‘你可晓得天上有个日头么？’”清曹雪芹《红楼梦》（120回）第三十回：“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十一章：“割罢草，光脚鸭子背着草筐，在烤火般的日头下，脚踩着冒金星的热沙土，保管你出满身汗。”

“日头”一词的使用有着明显的语体色彩：在文言文中很少见，如《梁书》以后的正史、《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均无一例，而在诗、词、曲（戏曲、散曲）中用例较多，元明清小说里更是数以百计。显然是一个口语词。从地域看，“日头”南北方都有，是一个通语词，而不是区域性词语。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日头”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方言使用仍较普遍，除了客家话外，还有哈尔滨、济南、牟平、南京、武汉、柳州、洛阳、银川、万荣、丹阳、崇明、上海、苏州、宁波、长沙、南昌、萍乡、于阳、南宁平话、广州、东莞、建瓯、福州、厦门、雷州、海口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卷559页）。其实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安方言也使用“日头”。

2.9 旧年[k'iu⁵⁵ŋian¹¹]

客家方言称去年为“旧年”。这个词最早见于南朝宋鲍照《凌烟楼铭》：“悲

积陈古，赏绝旧年”^[1]，是“前代、往古”的意思。唐代以前，“旧年”只见到这一例。唐代以后用例增多，有两个意思，一是“往年、昔年”^[2]，从唐代一直沿用到现代。如：唐张说《送田郎中从魏大夫北征篇序》：“立不世之奇功，报旧年之宿耻已矣。”宋周氏《瑞鹤仙·和丁基仲》：“琴弹古调，曲按清商，旧年时事。”

《元曲选·儿女团圆》三折：“我常记的旧年时节，你身子儿薄怯，发着潮热，他将那锦绷儿绣藉，盖覆的个重叠。”明余永麟《北窗琐语》：“张白斋未第时，遨游吴下几二十年，平康乐地，时每放怀。一日自吴中归，过旧识，适张宴内庭，以他辞却焉。白斋立笔写一律以寄：‘初月黄昏欲堕烟，高楼朱箔未成眠。闲烧红烛成春梦，背立银河忆旧年。……’”清李绿园《歧路灯》八回：“还对绍闻说道：‘你若旧年早读八股；昨年场中有两篇俗通文字，难说学院不进你。’”余秋雨《乡关何处》：“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恹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

另一个是“去年”，也一直沿用到现代，用例比表“往年、昔年”的多得多。为节省篇幅，仍每个朝代各引一例：唐张说《苏摩遮》：“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3]宋杨无咎《双雁儿·除夕》：“大家沈醉对芳筵。愿新年，胜旧年。”元何中《元日》：“不知颜色老昨日，共谗时光胜旧年。”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自旧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浔别后，至今年，凡四得书镇江、高邮、宁陵、郑州者，余一书，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红楼梦》三十二回：“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冰心《致赵清阁》：“谢谢你的信，和托方殷带来的巧克力糖一包，我们在旧年除夕一家人吃了，都感谢你！”

从语体方面看，“旧年”在文言色彩浓厚的文献中很少见，而在口语程度高的作品中用例较多。我们对尹小林《国学宝典》古代30类文献作了调查统计，其中16类没有用例，14类有用例，其频次如下表：

文 献 类 别	正 史	地 理	释 家	杂 家	宋 元 笔 记	明 代 笔 记	清 代 笔 记	民 国 笔 记	总 集	别 集	文 论	文 言 小 说	白 话 小 说	戏 曲
------------------	--------	--------	--------	--------	------------------	------------------	------------------	------------------	--------	--------	--------	------------------	------------------	--------

[1] 汉语大词典[K]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5275。此例《大词典》“旧年”条已引，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例，故本文仍引。

[2] 《大词典》“旧年”列三个义项：①前代，往古；②去年；③春节。不能涵盖“往年、昔年”义。

[3] 此例《大词典》已引。这是“旧年”当去年讲的早期例子，故本文仍引。

出现次数	2	2	3	4	1	13	3	3	26	1	4	2	13 1	2
------	---	---	---	---	---	----	---	---	----	---	---	---	---------	---

应当说明是，杂家的 4 例都出自《朱子语类》，总集的 26 例主要集中在俗语词较多的唐诗宋词里（唐诗 7 例，宋词 15 例）。这也可看出“旧年”的运用和语体有关。

从地域看，“旧年”南北方都有（仅《红楼梦》就有 23 例），是一个通语词，而不是区域性词语。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旧年”已经消亡，但仍活在许多方言里（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福建南平官话、徽语、吴语、赣语、粤语、闽语、南宁平话和湖南土话仍说。《汉语方言大词典》1 卷 1196 页。柳州、丹阳、崇明、苏州、温州、南昌、梅县、南宁平话、广州、东莞、厦门、上海、黎川、于都。（《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 卷 5869 页）。

“旧”本为故旧义，和“年”组合为“旧年”指已过去的年代（份）。“旧”的反义词是“新”，“新年（岁）”指当年。在表时间上，“今”也是“旧”的反义词。“今年（岁）”指说话时的那一年。“今夕（夜）”指说话时所在年份的某一晚。所以，当“旧年”与“新年（岁）”“今年（岁）”、“今夕（夜）”对举时，就指去年了。除夕时旧年即将过去，新年马上来到，故除夕时所说的“旧年”也指去年。“元日”是元旦（大年初一），所以元日所说的“旧年”也指去年。如上引张说《苏摩遮》、杨无咎《双雁儿·除夕》、何中《元日》三例。又如：张说《岳州守岁》：“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1]《景德传灯录》卷二二《建山澄》：“‘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僧曰：‘如何是旧年灯？’师曰：‘腊月三十日。’”宋强至《二月二十六日偶书》：“旧年把酒对花颦，酒气花香日傍人。今岁酒疎花未见，惟将感泪湿青春。”宋郭印《道中得雨》：“道逢宿雨连新雨，人说今年胜旧年。”宋叶梦得《浣溪沙》：“梅蕊旧年迎腊雪，月华今夜破寒云。”

^[1] 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30。此例温美姬已引。这是“旧年”当去年讲、且是除夕时说的最早例子，故本文仍引。

2.10 今月[kin⁴⁴ ɲiat⁵]

客家方言习惯用“今”(作定语)指称当前的时间,如说“今下”(现在、眼下)、“今日”(普通话书面语有“今日”,但口语一般说“今天”)、“今月”(说话时所在的月份)、“今春”(普通话口语一般说“今年春天”或“今年春季”,其它季节类推)、“今冬”、“今季”(说话时所在的季节)、“今年”等。其中富有方言特色的是“今下”、“今月”、“今季”。这里只考“今月”。

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有“今几月”的说法,如“今一月”、“今二月”、“今三月”、“今四月”、“今十三月”等,表示占卜之时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十三月(当时年底置闰月)。杨逢彬说:“今”在甲骨卜辞中“多用为定语修饰各个时间词”。“它可能最初是用来专指时间的近指代词,到刻辞时代仍具有这种代词的特征。”^[1]甲骨卜辞中“今”与“来”“昔”“翌”相对,有“今翌”、“今日”、“翌日”、“今乙卯”、“翌乙酉”、“来乙巳”、“昔甲辰”、“今岁”、“来岁”、“今春”、“来春”、“今秋”、“来秋”等说法,这些词语后代都广泛沿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后代这些词语里的“今”显然不是近指代词。另据陈梦家先生研究,甲骨文中的指示代词有“兹”“之”“止”^[2],从语义场的角度看,“今”也是时间名词,不是指示代词。

略去“今几月”中间的数字,使“今月”凝固成词,表示现时所在的月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个月”)是在汉代^[3],现在见到的最早例子是《敦煌汉简》和《居延新简》。据黄晓菲统计《居延新简》有19例^[4],我们调查《敦煌汉简》有4例。这里各引二例:“常安今月十二日到口校敦德泉谷日闻如公之蜀中军试士”(《敦煌汉简释文》238:释MC.226)、“口伏地再拜长卿马足下因口口候官教卒史妻子集名籍会月十五日今月已尽次公至今日口”(《敦煌汉简释文》1861:释TH.1612A)、“今月廿六日旦到尉治所尉责问143”(《居延新简》E. P. T5:卜300)、“循到官冯今月三日到官问循到未张掾言燧长董放言循在部记召循候长政言循1A”(《居延新简》E. P. T2:1-47)。传世文献最早用例也是汉代:《大戴礼记·诸侯迁庙》:“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庙;敢告。”《汉书·王莽传中》:“又

[1] 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165.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97-98.

[3] 甲骨文有“今月”,但那代表的是“今夕”,不是“今月”。甲骨文、西周金文“月”“夕”同字。

[4] 黄晓菲.时间词“今月”考[J].语林考古,2007,第3期:148-150.

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1]汉代以后，“今月”一直沿用下来，除诗词散曲（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外，其他各类文献都有，而在注重时间的史书中尤其多^[2]。下面从后汉到元代的文献中酌引几例：《后汉书·郎顗传》：“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引尚书令桓阶等奏：“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三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启，今月十七日。公会儒于便庑，稹亦谬容末席。”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八：“胡宿上仁宗《论兗国公主议行册礼札子》：‘今月二十一日，草傅公主特进兗国公主制，窃闻议行册礼。’”金佚名《大金吊伐录》卷一：“今月二十九日起发前进，须议公文牒具如前。”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七：“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内批，不许臣辞免新除特进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朴愚，初无矫饰。”

从两宋之交开始，表示现时所在月份的词语又有“本月”^[3]，到明代使用频率急剧上升（《王阳明集》就有49例）；元明又用“这个月”表示现时所在的月份^[4]。所以，从明代开始，“今月”走向衰落，逐渐成为方言词（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只梅县说“今月”）。我们对《国学宝典》明代文献作了调查统计，“本月”出现了144次，而“今月”才21次（《王阳明集》无一例）。下面明清各举一例：

^[1] 此二例刘百顺《古汉语年月日表达法考察》已引，《语言科学》2004年5期。

^[2] 这里所说的史书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还包括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因为这里面的文章涉及的历史事实较多。说史书用例尤多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某部书，情况又截然不同。比如《旧唐书》有45例，《旧五代史》有50例，而《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均无一例。《辽史》也无一例。《元史》《明史》也各只有1例。这充分反映了修史者的用词习惯。

^[3] 黄晓菲对《四部丛刊》进行统计，称隋唐至宋有“本月”10例。我们也对《四部丛刊》中的“本月”进行了调查统计，隋唐至宋真正属于指“现时所在的月份”的仅宋代4例，隋唐根本没有。考“本月”在古代有三种用法：1.指与闰月相对的正常的那个月份。如《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五戴逵《丧遇闰议》：“亡在于闰，丧者之变，祥除之事，无复本月，应有所附，以正所周。”《法苑珠琳》卷三、《唐会要》卷四二、卷一百、杜祐《通典》卷一百、《齐东野语》卷十五等均属于这种用法。2.当月。如《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六李翱《韦氏月录序》：“穷览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两轴，各附於本月，阅之者简而详。”宋李覿《删定易图序论·论五》、宋吕陶《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宋史·天文志一》、《元史·礼乐志一》等均属于这种用法。3.现时所在的月份。如宋李纲《宁德皇后上仙慰表》：“臣某言：本月初六日准尚书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枢密院同事圣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宋林光朝《广西宪到任谢表》等均属于这种用法。《大词典》“本月”条共列两个义项：1.现时所在的月份。引《儒林外史》一例。2.当月。引清黄六鸿《福惠全书》一例。不但义项不全，书证也甚晚。

^[4]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范张鸡黍》三折：“恨则恨我这个月之间，少人问候。”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603页。此外，《三国演义》有2例，我们视为元代语料。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各1例，《金瓶梅》有3例。清代小说亦不多见。“这个月”只见于戏曲、小说，其他文献均无。

明孟称舜《娇红记》四十四出：“小子聘得娇娘为妻，约在今月送礼，十月成婚。”

《醒世姻缘传》二十六回：“今月十八日，因生会课他出，玄择率徒将生铺陈衣服、古董玩器、名画手卷、书籍琴剑，盗拐无踪。”现代偶尔也有用例，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十九：“可想不到，在今年今月今日，我会含泪告诉你。”不过，这可能是作者为了追求修辞效果，有意仿效元明杂剧和古典小说中的用法，不一定是运用方言词语。

2.11 今下[kin⁴⁴⁻³⁵ ha⁵³]

客家方言谓“现在、眼下”为“今下”。如说“今下交通十分方便，不止汽车多了，火车也多了，航班也比以前多了好多”。

“今下”究竟是不是古语词，需要重新仔细考证。《汉语大词典》该条只引《晋书·甘卓传》一例：“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兇耳。”这是王敦造反时对甘卓参军孙双说的话。王敦反叛时任荆州刺史，其地在今湖北，东晋首都在石头（今南京），王敦举兵向朝廷，就地形而言是东下，《甘卓传》“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世说新语·方正》“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俱可证。所以，《甘卓传》的“今下”不是一个复音词，《汉语大词典》引此例不妥。

温美姬说“今下”南北朝时已见，首引《宋书·历志中》：“官漏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以晷景为刻，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此例是引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诏书，亦见《后汉书·律历志中》，应是后汉语料。如果此例之“今下”确实是“现在、眼下”义，那么，此词就产生于东汉了。可是，此例之“今下”不是“现在、眼下”义，《后汉书》引和帝诏书在“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后还有三句：“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从前后文看，似给主管计时的部门送去用于晷景漏刻的四十八箭，“今”是现在，“下”似给下面，不是“今下”为词。温美姬所引另外三例是：唐张楚《应文辞雅丽科对策》：“今下问愚臣，远议其事，陛下岂不欲广於明试，察臣微才？”宋欧阳修《乞不令提刑司点检赏给》：“今下河北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朝臣、使臣，候到逐处将赏给物色，若是估价尚高，便仰重行估计。”《宋史·选举志一》：“今下郡国招徕隗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这三例的“今下”也不是复音词，不是“现在”之义。唐张楚例是回答皇帝的策

问,乃自汉以来科举考试之一,最著名者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所以此例的“下”是就地位而言,和“不耻下问”的“下”相同,是“下问”为词,不是“今下”为词。欧阳修《乞不令提刑司点检赏给》和《宋史》两例从题目就可看出,都是希望朝廷颁下诏令,“今”是如今,“下”是颁下,也不是“今下”为词。

《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和温美姬的考索都不对,那么,客话的“今下”产生于何时呢?据我们考求,在古代文献(包括元明清戏曲小说)中尚未见到。因此,此词很可能产生较晚。

2.12 朝晨[tsau⁴⁴ sən¹¹]

普通话的“早晨”义的“早”客家方言说“朝”,如“吃早饭”说“食朝”,“早晨”说“朝晨”,本文只考“朝晨”这个词。

在古代汉语中,用“朝”表示早晨义比“早”早,“朝”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被使用,如:“癸丑卜,行贞:翌甲寅后且乙歲,朝[酉乡],兹用”,“朝又雨”。^[1]而“早”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才出现,在秦汉出土资料中则更晚。

甲骨文时代,“晨”也用作时间名词,指早晨。如:“丙午卜,即贞:翌丁未晨岁?其又伐?”^[2]

“朝”和“晨”组合成为一个复音词,出现的时代比较晚,始见于东汉,王逸《九思·守志》:“朝晨发兮鄢郢,食时至兮增泉。”^[3]此后,此词沿用下来。三国魏阮瑀《杂诗》:“鷄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西晋竺法护译《鸯掘摩经》:“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著衣持钵入城分卫。”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于朝晨时,着衣持钵,与千比丘左右围绕,皆是耆旧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后羽从,入王舍城。”《太平广记》卷六八引唐裴铏《传奇·封陟》:“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明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一:“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明西湖渔隐主人《续欢喜冤家》第十四回:“鴛儿向前又道:‘他朝晨进我家门念念不舍,到午后去的。’”清坐花散人《风流悟》第六回:“魏二道:‘你索性说一决裂,要朝晨种树,晚间乘凉的。’”清华广生《白雪遗音》卷三《八角鼓·两口变脸》:“南路烧酒喝老乾,喝的好像一个醉八仙,海南槟榔叶子烟,你一朝晨花了我的六百

[1] 转引自《甲骨文字诂林》“晨”字条。中华书局,1996。

[2] 转引自《甲骨文字诂林》“晨”字条。中华书局,1996。

[3] 此例温美姬已引。

钱。”民国陈邦贤《自勉斋随笔》：“其实栖霞的景致，虽然是满山红叶，可是一天一天不同，朝晨和晚间又不同，晴天和阴天又不同。”

宋代以后出现了“早晨”，“朝晨”几乎为“早晨”所取代。我们对尹小林《国学宝典》进行检索，发现“朝晨”在宋元时期没有用例。而这个时期“早晨”在各类文献作品中都有例子。到了明清时期，“朝晨”在俚曲小说又出现，如上举诸例。

从地域看，王逸是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阮瑀是三国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竺法护一直在北方从事译经工作，玄奘是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裴铡籍贯不详，在岭南和成都任过职；《拍案惊奇》的作者凌蒙初是乌程仁舍（今浙江省湖州市仁舍乡）人，《续欢喜冤家》的作者西湖渔隐主人和《风流悟》的作者坐花散人都使用的是笔名，其生平无从查考，但前者从署名上可以看出不是杭州的人，也曾经在西湖边居住过；《白雪遗音》的作者华广生是济南历城人，但《白雪遗音》是他编选的俚曲，不是他创作的，因此上文所引例的地域不能确定。但从整首曲来看，好像是北方的。民国时的陈邦贤是江苏镇江人。由此可见，“朝晨”在唐代以前是南北都使用的一个词，明清以后逐渐退居为南方使用的一个区域性词语。

“朝晨”在现代文献中也有用例，如萧红《生死场》一：“她的头发毛乱，而且绞卷着，朝晨的红光照着她。”现代方言除了客家有说“朝晨”外，崇明吴语也使用，但崇明方言中的“朝晨”指的是“清早”，和客家话稍有不同（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5卷4224页）。

2.13 下昼[ha⁴⁴⁻³⁵ tsu⁵³]

客家方言称下午为“下昼”，如说：“今下昼落雨，地里的番豆（花生）又没办法去拔了。”

“下昼”产生于什么时候，需要进一步探源。《汉语大词典》、温美姬都首引《拍案惊奇》卷十一：“下昼时节，是有一个湖州姓吕的客人，叫我的船过渡。”但实际上，这个词的产生可能要早于《拍案惊奇》的时代。旧题唐孙思邈《银海精微》卷上：“或有血虚者下午痛，或有气旺太甚者上昼痛。下昼痛者宜服助阳和血汤，上昼痛者宜服酒调洗肝散。”前面说“下午”，后面说“下昼”，“下昼”又与“上昼”对举，明显指下午。不过，《四库全书提要》谓《银海精微》不是孙思

邈撰，而是宋以后的书。所以，“下昼”大约产生于宋以后。但这个词在宋元文献中很难再找到例子。明清的用例也不多，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一：“又三月初三日听蛙声，上昼叫上乡熟，下昼叫下乡熟，终日叫上下齐熟。”此例是引的乡谚，又见于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三、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一。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八十回：“自从侵早上辰牌时分杀起，直缠到下昼来申牌时分，还不分胜负。”明末董说《西游补》中还有一个例子，《汉语大词典》、温美姬已引，兹不赘。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百十四回：“下昼慧娘服了药，还能安睡，到半夜后，果然外甥打灯笼，其名曰照旧，依然诸病复转来。”又第一百二十八回：“到了下昼，便传令下流筑堰闭闸，上流开堤放水。”

《银海精微》的作者不详，徐应秋是浙江西安人，罗懋登是陕西人，凌濛初和董说都是浙江乌城人，俞万春是浙江绍兴人，所以从地域上看，在明清时期，“下昼”基本上是南方使用的一个词语。现代除客家话外，江淮官话、徽语、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和闽语也说（《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卷218-219页）。

2.14 年寿 [ŋian¹¹ su⁵³]

“年寿”在客家方言中特指“老人的岁数。”如：“刘家阿公年寿八十三了，身子骨还很硬朗”。

“年寿”是一个古语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墨子·明鬼下》：“若无鬼神，彼岂有延年寿哉！”这种用法的“年寿”指人的寿命。这个意义一直被沿用下来。如：《汉书·魏相丙吉传》：“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东晋葛洪《抱朴子》卷二十：“人但不知其年寿，信能近千年不啻耳。”《隋书·佛经志》：“末法已后，众生愚钝，无复佛教，而业行转恶，年寿渐短，经数百千载间，乃至朝生夕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父王年寿已数百岁，子孙老终者盖亦多矣。”

《宋史·钱若水传》：“精术数，知年寿不永，故恳避权位。”元李好古《张生煮海》第一折：“海上神仙年寿永，这蓬莱在眼界中。”《西游记》第四十七回：“这位老爷爷才然说话，怎么就变作我儿一般模样，叫他一声，齐应齐走！却折了我们年寿！”清《警寤钟》第一回：“托故说父母遗嘱，为他多病，恐年寿短促，竟送他到城外善觉寺出家。”现代作品中也有用例，如：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沈从文《艺术教育》：“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

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

在古代，“年寿”不仅可以用于指人的寿命，也可以指鸟兽牛马等动物的寿命。如东汉王充《论衡·幸偶篇》：“百岁之身，五十之体，无以异也；身体不异，血气不殊；鸟兽与人异形，故其年寿与人殊数。”又《无形篇》：“禀牛马之形，当自得牛马之寿；牛马之不变为人，则年寿亦短於人。”晚近也可以指树木的寿命。如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民国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略）顾三十年前，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燕，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

大约从宋代开始，“年寿”又有岁数义，只是在古籍中很少见而已。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六“丰城老人生子”：“东坡居士在丰城，有老人生子，为具召东坡且求一诗。东坡问翁年寿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几何？曰：‘三十。’东坡即席戏作八句，其警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西游记》第二十回：“三藏方问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几位令嗣？’道：‘有两个小儿，三个小孙。’三藏道：‘恭喜，恭喜！’又问：‘年寿几何？’道：‘痴长六十一岁。’”这两例都是当面问人岁数，“年寿几何”犹云“多大岁数？”故对方答道：“七十。”“痴长六十一岁。”当面问人，不可能问对方：你的寿命多长？所以这种用法的“年寿”是指岁数（《汉语大词典》未收此义，当补）。现代偶然也有这种用法。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二章：“张先（990—1078），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年寿最高”犹言“年龄最大”或“岁数最大”。当然，这可能沿袭古代的用法，不是用的方言词语。

客家方言“年寿”特指老人的岁数，从义域上看，范围已经缩小。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年寿”条只列梅县客家方言。

2.15 食[sət⁵]

现代汉语普通话吃喝语义场的主导词是“吃”和“喝”，而在南方的一些方言中却是“食”，客家方言就是其中之一。客家话把人和动物摄入体内的动作行为统称为“食”，如说“食饭”、“食肉”、“食鱼”、“食水果”、“食水”、“食茶”、“食粥”、“食汤”、“食奶”、“食烟”、“食草”、“食树叶”等。

“食”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食麦”、“食来（麦）”的说法（徐仲

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0页），在先秦文献中，“食”的对象也多为固体食物。如：《诗经·唐风·鸛羽》：“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又《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卫风·氓》：“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左传·隐公元年》：“公赐之食，食舍肉。”《荀子·大略》：“曾子食鱼有余。”《礼记·丧大记》：“练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此为使动用法，使子桑吃饭。“食”的这些用法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文言文中始终占绝对优势^[1]；在“吃”成为主导词的禅宗语录和白话小说中也不乏其例。如：《祖堂集》卷一《释迦牟尼佛》：“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麻麦。”《金瓶梅》五十二回：“伯爵用箸子又拨了半段鲋鱼与他，说道：‘我见你今年还没食这个哩，且尝新着。’”《红楼梦》一二〇回：“雨村还要再问，士隐不答，便命人设俱盘飧，邀雨村共食。”《儿女英雄传》三十回：“且食蛤蜊。”

在先秦时，“食”的义域已经在向“饮”、“吮”扩展（即对象也可以是液体或流质的），虽然用例很少。如：《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此例“食”的对象是“酒”、“脯”，其中已包含“饮”义。《左传·昭公二十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庄子·德充符》：“适见^也子食于其死母者。”郭象注：“食，乳也。”^[2]此为吸吮义。《礼记·丧大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此类用例从总体上看虽然不多，但基本历代都有。如：《史记·张丞相列传》：“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汉书·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3]《列子·汤问》：“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一：“鸬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宋史·河渠志四》：“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元袁桷《送赵君佐茶使》：“淮南食茗如食粥，清晓烹烟出茅屋。”明萧大亨《夷俗记》：“虏酒多取马乳为之，故马之乳，人与驹分食。彼且曰：‘我分其乳，则驹食乳少，故冬月耐寒。不分其乳，则驹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清李汝珍《镜花缘》六十一回：“茶初食不觉其害，久后方受其殃。”

^[1] 比如清代的三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动词“吃”的用例依次为6、21、1，而“食”出现的频数依次为367、247、318，除去非动词用法的例子也比“吃”多得多。

^[2] 此例温美姬已引。

^[3] 此例温美姬已引。

“食”在古代也有吸、抽义，其对象为气、烟。“食气”主要指道家“服食空气或芝兰之气”和鬼神歆享祭品之气。前者始见于《文子·符言》：“夫道之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也亦戚矣，飡谷食气者皆寿焉，其为君也亦惠矣。”后凡言道家养生者常有此类说法，如：《淮南子·墜形训》：“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夭。”《太平经·丙部之八》：“故上士修道，先当食气。”《孔子家语·执轡》：“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巧。”梁僧佑《弘明集》卷一：“食肉者悍，食气者寿。”《太平御览》卷六六八引《五符经》：“食气者，常有少容。”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十三：“凡食气吞霞，言是休粮。”后者用例较少，如：《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孔颖达疏：“鬼神食气谓之歆。”《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六陈致雍《唐故金华大师正和先生刘君碑铭》：“食气者神。”道家“食气”只是一种传说，根本不可信，王充《论衡·道虚篇》已有批驳。“鬼神食气”完全是迷信。但就词义而论，“食”应是吸、抽义。“食烟”的说法始见于晋代。《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郭璞《尔雅图赞》：“鼯之为鼠，食烟栖林。”后代亦有同类用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一》：“老[羞鸟]，秦中山谷间有鸟如枭，色青黄，肉翅，好食烟。”这两例的烟都是指自然界的一种气体，动物不可能靠吸烟生活，故此也只能是一种传说。汉译佛经中也有“食烟”，那是对恶人的一种惩罚。北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十：“既得脱已，於五百世，食烟活命，饿鬼中生。”又卷十五：“虽脱彼处，於五百世生在食烟饿鬼之中。”清代的“食烟”则多指吸食鸦片。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绣戈袍全传》二十六回：“又食出一个洋烟的大忍瘾，一日一夜，一两有多始能止得喉咙的痒。”

今天，客家方言不说“食气”，只说“食烟”。客家方言的“食烟”（今天主要指吸香烟）与清代的“食烟”相同。

从以上对“食”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古代，“食”的对象主要是固体食物，液体或流质的虽然从先秦到明清一直都有，但和固体食物比较起来要少得多。“食气”、“食烟”则更少。“食”最初表示“吃”，后义域逐步向“饮”、“吮”、“吸、抽”扩展。客家方言基本继承了古代汉语“食”的用法（只不说“食气”）。李如龙先生说客方言的“食”是“变异词”，“是在传承前代语词之后意义或用法发生

了较大的变异的方言词”^[1]。其实，客方言的“食”只是继承了古代汉语的意义和用法，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异”^[2]。

2.16 樵 [tshiau¹¹]

客家方言把木柴称为“樵”。如说：“今下生活条件好欸，不但城里头用上了煤气，连农村也用上了，唔使（不用）像过去靠烧樵煮饭煮菜。”又如：“前年的霜冻连着落雨一个月，在边远的农村很多人家连囤积个（的）樵都烧光了。”

“樵”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用作动词，是砍柴之义。如《小雅·白华》：“樵彼桑薪，印烘于熯。”后又用作名词，指所砍的柴。如《左传·桓公十二年》：“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3]此后，该词的这个意义沿用下来。见于历代文献：《汉书·食货志上》：“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煮胶》：“其胶势力，虽复相似，但驴、马皮薄毛多，胶少，倍费樵薪。”《晋书·慕容暉传记》：“评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客荷樵，一客听琴。”

《五灯会元》卷十二《石霜楚圆禅师》：“煮茶山上水，烧鼎洞中樵。”《全元散曲》刘时中《折桂令·樵》：“正山寒黄独无苗，听斤斧丁丁，空谷潇潇。有涧底荆薪，淮南丛桂，吾意樵樵。”清赵吉士《寄园所寄》卷十一引明王大可《国宪家猷》：“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与泥为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塹为廩，毁木为薪，以免。”《醒世恒言·独孤生归途闹梦》：“将钟磬毁为兵器，花果伐为樵苏，以此寺遂颓败。”玉泉樵子《伏苓仙传奇》第三出：“可怪姊姊，偏爱独自一人，教我跟著嫂嫂去采，等到日暮还家，只有他的樵薪独多。”

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不说“樵”而说“木柴”，但方言中还使用“樵”。《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樵”指“柴”义标注了<方>，说明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此词。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樵”词条作燃料用的木樵只列建瓯，未提及客家

[1]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86。

[2] 今粤语和闽语也是用“食”表示“吃、喝、吸”，与客家方言相同；西南官话、吴语和赣语用“食”表示“喝”，则是继承了古代汉语“食”的次要用法。（参见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3卷4290页、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3卷2809页）。

[3] 《诗经》例是“樵”用作动词的最早例子；《左传》例是“樵”用作名词的最早例子，两例《汉语大词典》、温美姬均已引。

方言。(6卷5641页)。黄雪贞编纂的《梅县方言词典》失收该词。

2.17 蒔[sɿ⁵³]

客家方言插秧说“蒔禾”或“蒔田”。“蒔”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最初借“时”表示。《尚书·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种蒔五谷以救活之。”孔颖达疏：“是黎民阻饥，后稷播殖百谷也。”是“蒔”为种植之义。扬雄《方言》第十二：“蒔，更也。”郭璞注：“谓更种也。”《说文》：“蒔，更别种。”段玉裁注：“今江苏人移秧插田中曰蒔秧。”是“蒔”又指移栽。《魏书·茹皓传》：“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蒔其间。”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楮》：“称栽者，二月蒔之。”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三：“贞观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蒔之三年，乃结子五颗。”《旧唐书·僧一行传》：“更赐绢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其蒔水稻者，每亩收四五石。”明杨枢《淞故述》：“今春鬻女翻锄遍，又卖儿来蒔秧半。”《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田》：“我个郎呀，你要日里拔秧夜里蒔。”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一：“夏四五月，大禾既蒔，则母蟛蜞出。”清《蜃楼志》第十回：“时值暮春天气，广中早稻都已插蒔。”以上各例“蒔”均为移栽义。客家方言“蒔”只用于插秧，而插秧实际是一种移栽，所以客家方言是承袭了“蒔”的移栽义。

古籍中也“蒔田”、“蒔禾”这样的复音词。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九：“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蒔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宋徐铉《稽神录》卷三：“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蒔田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咸平三年》：“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给马刍，皆输本色，由是山田悉垦。”宋陈藻《喜雨》：“甘雨連朝虽未洽，蒔田渐喜泽边农。”这些例子中的“蒔”是种植还是移栽，有的原文并没有提供相关信息，如《酉阳杂俎》、《稽神录》二例；有的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前文看说的是湖南，又说“輸米四斛”，则“蒔禾”应指插秧。《喜雨》前面说“年登犹藉米船通”，“秧焦爭值北來風”。“蒔田”显然是插秧。

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不说“蒔”，但是在方言中还有使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蒔”指“移植(秧苗)”义标注了<方>。现代作品中也有用这个方言

词的，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一：“蒔秧一莞蒔六棵。”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卷4719页，除了梅县有使用此词外，于都、东莞、广州、丹阳、上海、苏州、崇明等地也有使用。

2.18 旧恶[khiu⁵³⁻⁵⁶ ok']

客家方言把旧时结下的冤仇称为“旧恶”，如客家话常说“这两家人合不到，有旧恶。”“张家的孩子和王家的孩子至今不来往，是他们爷爷辈时结下的旧恶”。

“旧恶”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战国以后，“旧恶”一词绵延不断，各类文献都有，但大都是沿用《论语》成句，其他说法不多。下面历代各举一例：《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孔）安国不念旧恶，合礼中平。”《三国志·许靖传》：“足下任此，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弃忘旧恶，宽和群司，审量五材，为官择人？”《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六阙名《正诬论》：“讎人之丧，犹如哀矜，以德报怨，不念旧恶，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无哀感之心者哉？”《魏书·房法寿传》：“贼以景伯不念旧恶，一时俱下，论者称之。”《全唐文》卷七百十六刘元鼎《与吐蕃使盟文》：“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旧唐书·张延赏传》：“晟谓人曰：‘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敦煌变文校注·捉季布传文》：“怜卿计策多谋掠，旧恶些些总莫论。”宋孔平仲《续世说·仇隙》：晟谓人曰：“武人性快，释旧恶于杯酒之间。”《金史·宗浩传》：“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明姜南《风月堂杂识》：意者为其得罪于长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练安子宁者，亦死于建文之难。后长陵对辅臣曰：“立贤无方，使练子宁今日在此，朕固当用之。”观此，则长陵亦未尝迫念旧恶也。《聊斋志异·大男》：申初惧其复仇，今益愧悔。奚亦忘其旧恶，俾内外皆呼以太母，但诰命不及耳。

“旧恶”不仅见于历代文言文，也见于口语成分较多的戏曲小说。如：《元曲选·范叔》第三折：“（须贾云）君子不念旧恶，这也不必提起了。”《西游记》第二十六回：“他只得陪笑道：‘大圣，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只管题他怎的！菩萨着我来迎你哩。’”《喻世明言》第十一卷：“旧时逃回之仆，不念旧恶，依还

收用。”《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关老爷是个正直广大的神，岂止于不追旧恶，定然且保佑新祥。”《红楼梦》第一一三回：“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

“旧恶”在现代作品中也有用例。老舍《青蛙骑手》：“头人阴险如狐狸，欺软怕硬诡计多端。我和蛙郎不敢露面，头人会不忘旧恶寻衅到门前！”乔典运《香与香》：“王三的妈感念五爷不记旧恶用恩报怨是个忠厚之人。”《现代汉语词典》在“旧恶”条标〈书〉。可见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旧恶”只用于书面语。但在客家话中仍活在人们口头上。

2.19 闹热 [nau⁵³ ŋiat⁵¹]

梅县客家方言形容（景象）繁盛活跃少说“热闹”，而多说“闹热”。如：“前几日县里的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山歌会，各个乡镇的代表队都来参赛了，真是够闹热的。”

“闹热”也是个古语词，早在唐代就已出现。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所怀》：“红尘闹热白雪冷，好于冷热中间安置身。”（《汉语大词典》、温美姬亦首引此例）但唐代只有这一例。宋代稍有增多，《五灯会元》卷十九《径山宗杲禅师》：“乘时于其中间，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谓一毛现神变，一切佛同说经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便恁么去闹热门庭即得，正眼观来。”《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向在鹅湖，见伯恭欲解书，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诰。’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闹热。”又卷一百一十八：“做教官没意思，说义理人不信，又须随分做课试，方是闹热。”又卷一百三十七“东坡盖是夹杂些佛老，添得又闹热也。”到明清，“闹热”用例迅速增多，在戏曲、俚曲、小说中都有，特别是小说有的多至以十计（如《飞龙全传》就有15例）。戏曲、俚曲例如：明《山歌·山人》：“做子几呵腰头衫悉擦，难道只要闹热个门庭。”又《夹竹桃·满架蔷薇》：“游蜂浪蝶，纷纷过墙，（姐道、郎呀）便添得一个人人那了能闹热。”清孔尚任《桃花扇》第八出：“这是些富商大贾，衙门书办，却也闹热。”清方成培《雷峰塔》第十九出：“那边甚是闹热，不免上前一看。”小说例如：《水浒传》第三回：“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凑集，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船头俱挂了杂彩，鼓乐振天，好生闹热。”《红楼梦》第十六回：“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处人丁

都齐集庆贺，闹热非常。”“闹热”一直沿用到现代，不过成为一个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在“闹热”条标〈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3卷3598页），该词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福建南干官话、徽语、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和湖南土话也说。现代作品中也有用例。《红岩》第七章：“他缓步走近山城有名的‘国泰’电影院时，刚好晚场电影散场，观众从耀眼的彩灯下，从呈现着裸体女人的巨幅广告下涌出电影院，寂静的街头一时闹热起来。”

“闹热”一词在古代可重叠式为：“闹闹热热”、“闹热闹热”和“闹热热”。《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七十二回：“大约义走了有二十多里路，又到了一个去所，也是这等有城池，有街市，闹闹热热。”《拍案惊奇》卷十三：“要一步，不要一步，走到赵聪处来，只见他们闹闹热热，炊烟盛举。”《说岳全传》第八回：“这里王家庄上准备筵席，挂红结彩，唤集了宾相乐人，闹闹热热，专等明日吉期。”

《拍案惊奇》卷三十八：“闹热热携儿带女，苦凄凄单夫只妻。都念道明中舍去暗中来，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海上花列传》第四十九回：“我问俚：‘阿有事体？倪节浪末再要闹热闹热，啥要紧转去？’”在客家方言中沿续了“闹闹热热”和“闹热闹热”的用法。例：王奶奶的八十大寿不仅在外地工作的子孙都回来为她贺寿，连她那在国外的女儿也带着外孙和外孙女回来，场面真是够闹闹热热的。又如：农历十六是你表哥的大喜日子，你们一定要提前过来闹热闹热。

明代开始，“闹热”一词也可以颠倒为“热闹”，“热闹”的重叠式为“热闹热闹”，小说中有诸多用例。《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又道：‘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今番胡统领明知道地面上一个土匪都没有，乐是阔他一阔，出个十成队，叫人家看着热闹热闹。”

《红楼复梦》第二十一回：“祝母笑道：‘那也不敢当，老姐妹拜个什么？过来热闹热闹。’”巴金《家》：“觉民看了觉慧一眼，苦恼地说：‘怕什么？日子过得太安静了，索性让他们演一回全武行，热闹热闹。’”随着交际的广泛，客家方言受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影响，也逐渐说起“热闹”。但是使用频次不及“闹热”，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多说“闹热”，少说“热闹”，“热闹”多用于年轻人。

2.20 自家[tsh]⁵³ ka⁴⁴]

“自家”在客家方言中指自己。此词产生于什么时候，需要重新仔细考证。

《汉语大词典》、温美姬均首引唐李延寿《北史·魏纪一·太宗明元帝》：“冬十一年壬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实际此例出自《魏书·太宗纪》，是北朝语料。如果认为此例之“自家”指自己，那么，“自家”一词就产生于北朝了。但是，此例之“自家”不一定是指自己，完全可以看作一个介词结构，“从自己家中”的意思。《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作：“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家所赍者，悉簿为赃。”正透露出“家”是指家庭，不是词缀。在隋阇那崛多翻译的《佛本行集经》中，有四例“自家”也很像是自己，实际是“自己家中（里）”。如卷五：“时甘蔗王，敕诸王子，作如是言：‘汝等王子，从今已去，若欲婚姻，不得馀处取他外族，还於自家姓内而取，莫令甘蔗种姓断绝。’时诸王子，白父王言：‘如大王敕。’彼诸王子，受父教已，各各自将所生之母，并姨姊妹奴婢资财诸〔马犬〕乘等，即向北方到雪山下。……至山南面，见川宽平无诸坑坎堆阜陵谷丘壑沟渠荆棘尘埃及沙砾等。其地唯生软细青草，清静可爱。……爾時王子，既安住已，憶父王語，於自姓中，求覓婚姻，不能得婦。各納姨母及其姊妹，共為夫妻。”从前后文及事理上看，自己家中的姓无非是父族的姓和母族的姓，诸王子“将所生之母，并姨姊妹”，显然是母族之人。后文言“於自姓中，求覓婚姻，不能得婦。各納姨母及其姊妹，共為夫妻”。显然是和母族的人结为夫妻。前文所说的“自家姓内”，指自己家中的姓，包括父族和母族。后文所说的“自姓”指父族的姓，亦即自己的姓。又如卷二十一：“圣子今者还宫之时，意中若见宫殿，患厌此事，亦复不须思惟。何以故？昔诸王仙，弃舍家已，至山林中。后还回向自家宫中言：‘彼王者各有名号，所谓菴婆梨沙王（隋言虚空箭），舍离家已，在山林中。诸臣百官，开谏晓喻，左右前後，围绕而还。其罗摩王（隋言能喜），既见大地，被诸惡人之所毀敗，各各相奪，迭相殺害，心不忍看。從山出來，如法擁護。又復往昔毘耶離城，有一大王，名徒盧摩（隋言樹），亦從山林下來本國，護持世間。往昔又有一梵仙王，名娑枳（居岐反）梨低（隋言離言）。又羅枳提婆王（隋言喜天），達摩耶舍王（隋言法稱），諸如是等梵仙諸王，無量無邊，各捨山林，還來本宮，綏撫大地。是故聖子，聞此往昔諸王本事，今若還宮，無有患苦。”前文有“还宫之时”，后文又有“还來本宮”，中间的“自家宫中”很像是自己宫中。但文中有“舍离家已，在山林中”，所以“家”还是指家庭。再如卷二十八：“仁，自小来未见战斗；战斗刀兵，甚可怖畏。仁者，但行自家王法。此阵故事，非仁所堪。”此例的“自家”也很像是自

己，但下文云：“仁，既生在大王深宫”。可见“仁”是王子，在家天下的时代，王法是王意志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法就是家法。所以此例的“家”仍有家庭、家族义。第四例是卷四十：“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作是思惟：‘我今独自不能淹消食多许金，即便携将五百钱，直还向兵将婆罗门边，而偿其债。’到已语彼大兵将言：‘我从仁者贷五百钱，今以还汝。’是时兵将语提婆言：‘我前语汝，不得从他举钱偿我，唯出自家身力偿我。’提婆复言：‘我不从他贷取此物。’兵将复问：‘汝从何得。’提婆报言：‘我从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尔时提婆即将兵将，到自己家示其金藏。”“自家身力”很像是自己的能力，但下文说提婆带领兵将“到自己家示其金藏”，可见“家”还是指家庭，不是词缀。在南北朝末期到隋这段时期的文献里，我们只发现上面几个疑似用例，其他都明显地是偏正结构（“自己家里”）^[1]或介词结构（“从家庭”、“由家里”）。也就是说，“自家”在唐前还没有表“自己”的用法，“家”还没有虚化为词缀。

目前可追溯到最早的、确定无疑当自己讲的用例是初唐的白话诗。如：王梵志《天下恶官职》：“天下恶官职，未过御史台。努眉复张眼，何须弄师子。傍看甚可畏，自家困求死。脱却面头皮，还共人相似。”又《身强避却罪》：“专心念三宝，莫乱自家身。”寒山诗 153：“今为不孝子，世间多此样。买肉自家噉，抹嘴道我畅。”又 189：“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又 216：“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

如上所述，在南北朝的汉译佛经里“自家”有“自己家中（里）”的意思。当“自家”后面又出现类似家庭的词语（如“宫”）或与家庭成员无关的词语（如“身力”）时，“家”的家庭义就弱化，进而虚化为不表义的词缀，“自家”就由“自己家中（里）”变为“自己”。这一演变过程大致在南北朝末到初唐。“家”变为词缀后，不但出现在“自”后，也出现在“儿”“我”“他”“奴”后，构成“儿家”、“我家”、“他家”、“奴家”等词^[2]。

初唐以后，复音词“自家”（义为“自己”）被广泛运用。唐宋时期，多见于

^[1] 汉译佛经中当“自己家里”讲的“自家”很多，如：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七：“时给孤独长者知佛默然受请已，从座起去，还归自家。”元魏佛陀扇多译《银色女经》：“彼银色女有所须故，从自家出往至他舍。”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四十九：“若人舍自家，而喜乐他舍。”又译《金色王经》：“卿等皆去各到自家饥渴饿死。”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八：“城内所有一切人民，悉在自家。”等等。《汉语大词典》“自家”条只有一个义项“自己”，应增加“自己家里”的义项，前者正是由后者虚化而来。

^[2] 参见陈秀兰《敦煌变文词汇研究》p225，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诗词、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等作品。如：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三十三：“夸道自家能走马，园中横过觅人看。”柳永《倾杯乐》：“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

《敦煌变文校注·维摩诘经讲经文（五）》：“自家见了，尚自魂迷；他人睹之，定当乱意。”《五灯会元》卷十七《兜率从悦禅师》：“莫只管自家点头，蹉过岁月。”

《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只是初间读得，似不与自家相关；后来看熟，见许多说话须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元明清，主要用于戏曲、小说，特别是小说，出现频次很高。《西游记》一书就有十九例。兹依不同体裁不同时代各摘取一例。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楔子：“自家姓杜，名确，字君实，本贯西洛人也。”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回：“悟空道：‘决不敢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九回：“魏氏见他不是好话，随即改口说道：‘我没的是怕你拐了银子不成？只说你自家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的那头，好叫他替手垫脚的与你做个走卒，敢说是监你不成？’”

“自家”一直沿用到现代，不过成为一个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在“自家”条标〈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卷1459页）该词除了客家方言使用“自家”外，哈尔滨、武汉、乌鲁木齐、太原、绩溪、丹阳、崇明、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娄底、黎川、于都都还有使用。现代作品中也有用例。老舍《骆驼祥子》十四：“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而且长得象个男子。”老舍的作品多用北京话，可见北京话也说自家。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现在朱延年自己表示了态度，她就进一步说道：‘自家要晓得自家的毛病，不要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了话不算数，有了钱就转脸不认人。’”

2.21 渠 [ki¹¹]

“渠”在客家方言中用为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他（她、它）”。现代大型辞书如《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收有此词。

《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的始见例都是《三国志·吴志·赵达传》：“（公孙）滕如期往，至，乃阳求索书，惊言失之，云：‘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唯《汉语大字典》始见例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

温美姬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书证可能更早些。”^[1]但据徐复先生研究，《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非写定于汉末，而是东晋^[2]。所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时代可能要晚于《三国志》。《三国志》的文字属记言，很可能记的就是当时的实际语言。所以，此词很可能产生于三国时期。

三国以后，此词沿用下来，在诗词曲之类的作品中很多。如《全唐诗》有52例，《全唐诗补编》有41例，《全宋词》更是数以百计，《明清民歌时调集》有56例。下面从这三类作品中酌举数例：

《全唐诗》卷五十五王勃《相和歌辞·采莲归》：“摘莲花，今渠那必尽倡家。”

《全唐诗补编·全唐诗补逸》卷四张鷟诗一首：“积愁肠已斫，悬望眼应穿。今霄莫闭户，梦里向渠边。”

宋李之仪《减字木兰花》附陈莹中词云：“世间拘碍。人不堪时渠不改。”

宋王之道《宴桃源·海棠》：“水外漫山桃李。那得个中风味。一种最怜渠，酒著佳人半醉。”

《明清民歌时调集·挂枝儿·从良》：“铁心肠一径自从良了去，做梦儿也不想你要嫁渠。”

《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无郎》：“开门看见雪花飞，夜冷天寒牵系子渠。”

文言散文中用例较少。如：

唐李亢《独异志·卷下》：“玄宗御勤政楼，于下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阅看。肃宗谏曰：‘历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上曰：‘渠有异相，故襁之。’”

宋文莹《续湘山野录》：“晋公更衣，冯谓鲁参曰：‘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莽、卓，乃真幸存心也。’”

“渠”还有复数形式，只是很少见。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中》“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

大约到明代，“渠”又写作[𠬞渠]。如明醉月子辑《吴歌·打要》：“我是银匠铺首饰由[𠬞渠]打，只打得我身时弗打得我心。”^[3]到清代，“渠”又写作“佢”。

《中国歌谣资料·太平军打仗好军机》：“城池给佢关闭起，安勇给佢杀绝哩。”^[4]

^[1] 温美姬博士论文《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219“渠”条。

^[2] 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学术月刊》1958年2期。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

^[3] 引自温美姬博士论文《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219页。

^[4]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佢”条。

现代偶尔也有用例。如郭沫若《海涛集·涂家埠六》：“‘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佢去。’”^[1]郭沫若是客家人，他很能是用自己的方言。

从文字的形义关系看，作“渠”是借“沟渠”的“渠”来表示（《说文》：“渠，水所居。”）的。因为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又多指人，所以后来给“渠”加上“人”旁。后又换声旁作“佢”。李如龙先生、温美姬都认为“渠”是本字，似非^[2]。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些抽象意义的词（如代词以及其他虚词）是很难据意造字的，一开始就是借用他字表示的。如果说客家方言的第三人称代“qú”最先是“渠”表示的，那是符合事实的。

《现代汉语词典》“渠(佢)”释义为“人称代词。他”，标注了“〈方〉”，说明现代仍有“渠(佢)”这个方言词，除客家方言外，赣语、吴语、粤语、绩溪徽语也说（《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5卷4034页）。

2.22 几多[kɿ³¹ to⁴⁴]

在客家方言中“询问数量的多少”用“几多”来表示，“几多”后面可以搭配人、钱、年等名词。如说：“过几日有同学结婚，唔知封几多红包才合适？”“姑妈全家搬去加拿大了，唔知要过几十年以后才能见面了。”

“几多”作为疑问代词，早在北周就已经出现^[3]。庾信《夜听捣衣诗》：“复令悲此曲，红颜馀几多。”此后，在历代文献中均有用例。兹依不同时代各举一例：唐载孚《广异记》：“及将散，张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禅林僧宝传·慈明禅师》：“天下几多禅客、五湖四海悠悠。”元查德卿《醉太平·春情》：“东风柳丝，细雨花枝，好春能有几多时？”明《西游记》第五十三回：“行者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婆婆，你这里到那解阳山有几多路程？’”清陈裴之等《湘烟小录》：“细语喁喁，问君能有几多泪？”

从语体上看，“几多”是一个典型的口语词，在口语程度较高的作品如诗词中使用很多，而在文言程度较高的作品中出现的很少。如《全唐诗》有130例，《全宋词》有129例，尹小林《国学宝典》所收132部白话小说有193例，而在《周

[1] 转引自《汉语大词典》“佢”条。

[2] 温美姬博士论文《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219“渠”条。

[3] 《汉语大词典》首引唐李商隐《代赠》诗之二：“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温美姬《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首引张九龄《答陆澹》：“松叶堪为酒，春米酿几多。”均未及其源。

书》以后的 16 部正史中只有 4 例（《明史》1 例，《清史》稿 3 例），且都是所引诗歌；所收宋元 271 部笔记有 34 例，所引诗词就有 29 例，散文只有 5 例。

现代作品中也有“几多”的用例，如：鲁迅《且集亭杂文末编》：“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老舍《樱海集》：“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欢它！这得用几多钱？”冰心《1960 年》：“所以大竹岛在莲城半岛不知横卧了有几十年，而还没有人敢于想在这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几多”条标〔方〕，说明现代方言还有此词。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除了客家方言外，西南官话、粤语、闽语、赣语和南宁平话亦见该词（4655 页）。但上引鲁迅、老舍不属于这些方言区的人（冰心是福州人），他们作品中的“几多”如果不是现代的方言词，就是沿用古代的词汇。

结 语

本文共考察客家方言词语 22 个：眠床，面皮，头尾，新妇，人丁，人客，邻舍，日头，旧年，今月，今下，朝晨，下昼，年寿，食，樵，蒔，旧恶，闹热，自家，渠，几多。其中有些他人已经研究过，但只侧重于考察词语的源头，在后代的使用情况即流顾及的很少。本文源流并重，都作了详细的考察。有的还没有人研究，本文首先从客家方言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如“旧恶”、“今月”、“邻舍”、“面皮”、“人丁”、“日头”等。

在本文考察的 22 个词语当中，有的纠正了辞书和以前研究的误释，如“今下”、“自家”。“今下”，辞书引《晋书·甘卓传》一例，以前的研究论文谓产生于南北朝。本文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辞书和以往研究所举例子中的“今下”不是复音词，复音词“今下”在古代文献中尚未见到。“自家”指自己，辞书和以往研究均首引《北史·魏纪一·太宗明元帝》例（实际此例出自《魏书·太宗纪》，是北朝语料），本文认为《魏书·太宗纪》例的“自家”是介词结构，不是复音词，指自己的“自家”首见于唐初的白话诗。有的提前了始见例的时代，即追溯到了词语的真正源头。如“食”、“几多”、“下昼”。“食”指吃的用法辞书限于体例，首引传世文献例；以前的研究论文也首引传世文献例。本文指出甲骨文已有用例。“几多”，辞书和以往研究均首引唐诗例，本文首引北周庾信诗例。“下昼”，辞书和以往研究均首引《拍案惊奇》例，本文首引《银海精微》（可能是宋代医书）例。

探讨词语的产生，理清词义发展变化的线索，是词汇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辞书由于体例所限，词语的产生、词义的演变只能靠始见例和义项排列的先后次序来体现。词语研究的论文如果也只作到这一步，那就远远不够了。本文在考察词语时，特别注意探究词语的产生、词义的由来和演变。如“今月”指出是“今几月”省去数词形成的，“自家”分析了怎样由介词结构演变为复音词，“旧年”，说明了“去年”义是如何产生的，“头尾”论述了客家方言指时间起讫、事情经过两个意义的由来，等等。

汪维辉在《试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一文中指出，关注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对于词汇研究有重要意义^[1]。方言词语的研究，更应关注其地域性。本文在这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旧年”、“面皮”、“人客”、“日头”等都指出在古

^[1] 见《语言研究》2006 年 2 期。

代是通语词，而“朝晨”条指出在唐代以前是南北都使用的一个词，明清以后逐渐退居为南方使用的一个区域性词语。“眠床”条则指出从古到今都主要通行于南方（主要是东南）。

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语体色彩有较密切的关系。有的词在文言作品中出现的多，有的在口语程度高的文献中见次率高。本文也注意到词语使用的这种特点，都在相关词条中指出，有的还列有统计表格，有的用文字说明。

本文还补充了辞书漏收的义项。如“旧年”的“往年、昔年”义，“自家”的“自己家里”义，“年寿”指“老人的岁数”义。

由于时间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本文考察的词语还显少，文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做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汉语大词典[K]缩印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 [2] 温昌衍. 客家方言[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17-35
- [3]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台北: 台北古亭书屋, 1975: 64
- [4] 杨逢彬.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 163-169
- [5]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92-230
- [6] 汪维辉. 〈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99
- [7]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20
- [8] 李荣主编.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 [9]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145-148
- [10] 黄雪贞. 梅县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4-295
- [12]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70-82
- [13] 蒋绍愚. 蒋绍愚自选集[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91-100
- [14] 王 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5] 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7-9
- [16] 张联荣. 古汉语词义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09-214
- [17] 董志翘.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07-108; 193-197
- [18] 蔡镜浩. 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 [19] 陈秀兰. 敦煌变文词汇研究[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223-225
- [20] 朱庆之.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160-162
- [21]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 汉语史学报 第四辑[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53-157
- [22] 许宝华, 宫田一郎主编.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23] 温美姬. 梅县客家方言古语词[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 [24] 黄晓菲. 时间词“今月”考[J]. 语林考古, 2007, 第3期: 148-150
- [25] 汪维辉. 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J]. 中国语文, 2007, 第2期: 175-192

- [26] 刘百顺. 古汉语年月日表达法考察[J]. 语言科学, 2004, 第5期: 59-60
- [27] 汪维辉. 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J]. 语言研究, 2006, 第2期: 85-90
- [28] 吴宝安. 西汉“头”的语义场研究[J]. 语言研究, 2006, 第4期: 62-64
- [29] 吴宝安, 黄树先. 先秦“皮”的语义场研究[J]. 古汉语研究, 2006, 第2期: 69-72
- [30] 殷晓杰. 再谈“人客”[J]. 中国语文, 2008, 第6期: 551-576
- [31] 解江海, 张志毅. 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J]. 古汉语研究, 1993, 第4期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理据分析》2008年6月发表于《语言文字周报》
- 2 《客家方言比较句》2009年6月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增刊)
- 3 《客家方言源流考》2010年5月发表于《语言文字周报》

致 谢

在这篇论文完成之时，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刘百顺教授。文章从选题到最终完成，他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较长时间以来，总想结合自己的专业，写一篇关于自己的（客家）方言的文章。选题之初，看了很多相关客家方言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发现大多数是语音、语法方面的，于是有想写一篇关于词汇方面的文章的想法。等到内容确定之后，才发现关于客家方言词汇方面已经有练春招、温昌衍和温美姬三位博士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对客家方言词汇从不同的方面和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于是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刘老师得知后，建议我从考释词语源流的角度出发，对选定的词语进行考察。经过断断续续的选词与修改，这篇文章终于完成。可以说，如果没有刘老师的鼓励，这篇文章是写不成的。在此，谨对老师道声感谢！

其次还要感谢汉语教研室的王军虎教授和沈文君教授及图书馆的夏之星老师。王老师不仅在我收集相关资料时给我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还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通过沈老师讲授的音韵学课程，使我更深刻的了解到客家方言语音上的特色。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后，沈老师还时常关心论文的进展。图书馆的夏老师对我论文所需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我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时，经常求助图书馆的夏老师，夏老师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帮我找到需要的资料，让我及时地有了参考和借鉴。谢谢三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语言学专业的同学和 4502、4503 宿舍的同学，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他）们给我以鼓励和支持。三年的共同学习与生活，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时间飞逝，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大家为了理想将各奔前程。在此，谨祝大家在以后的路途中顺利！